

# 踩蛇

へびをふむ

〔日〕川上弘美 著

杨建琴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踩蛇/[日]川上弘美著;杨建琴译.-海口:  
南海出版公司,2011.1  
ISBN 978-7-5442-4987-4

I. ①踩… II. ①川…②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5373号

踩蛇

[日]川上弘美 著  
杨建琴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 
特邀编辑 黄渭然  
装帧设计 蔡阳阳  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6.5  
字 数 120千  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987-4  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去绿野公园的路上，要经过一片草丛，我在那儿不小心踩到了一条蛇。

穿过公园，爬过一个山丘，再穿过几条小巷，就到了我工作的地方，一个叫“香奈堂”的卖念珠的小店。来香奈堂之前，我在一家女子学校当过理科教师。因为不适应这个职业，工作四年后辞职，接下来靠失业救济过了一段日子，尔后就来这里工作了。

我负责站柜台。采购和接待寺院住持的工作都由店主小菅负责，小菅的夫人西子负责制作念珠。所以说，我这份工作也算不上是正经差事，只是站站柜台罢了。

踩上去的那一刻，我才注意到原来自己踩到了一条蛇。大概是到了秋天，蛇的行动变迟缓了吧。一般情况下，蛇是不会轻易被人踩到的。

蛇的身子非常柔软，不管怎么踩，都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

“被你一踩，我可就全完了！”过了一会儿，那条蛇居然

开始说话了，说完化作一团黏糊糊的东西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。这团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的、像烟霭一般的东西在空中弥漫了一会儿，再度传出声音：“我完了！”然后渐渐化为人形出现在我面前。

“既然被你踩到，也就没办法了。”

这句话是用人的声音说的，说完它就化作人形，向我住的房子走去。看起来像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。

到达香奈堂的时候，小菅正打开百叶窗，西子正把咖啡豆碾成粉末。

小菅见到我就说：“今天我要去甲府，如果方便的话，真田你也一块儿去吧。”虽然我也曾坐着小货车和他一起送过几次货，但是去的地方都不太远，这次要去的甲府着实很远。

前段时间西子一直在制作净土宗用的念珠。这项工作直到发货前一天才全部完成，她已把做完的两百串念珠放进箱子里包装好了。这次送到甲府的应该就是这批珠子。

“从愿信寺走不多远，就到石和温泉了，西子你也一起去吧。干脆就把店关了吧。”小菅说道。

西子听完后，什么也没说，光是笑。她已年过六十，但头上几乎看不见白发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，所以一般人都以为她比小她八岁的小菅年轻很多。我到店里工作几周之后，听说了小菅和西子的故事。小菅年轻的时候到

京都一家念珠店当学徒，当时西子就是那家店的老板娘。西子十分能干，既会制作念珠，又会管理店铺，老板却很少露面，整日在外面游荡。小菅看着西子从早到晚不停忙碌的身影，又心疼又仰慕，等几年学徒生涯结束，就说服西子和他私奔了。香奈堂的客人们——大多是寺院住持——大都知道小菅和西子的往事，至今还常常调侃他们：“你们夫妻俩这么亲密，真不错啊！”小菅听了就说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！”西子则微笑不语。

由于有这么一段背景，西子的手艺虽说在关东一带数一数二，香奈堂却只能开在这么个穷乡僻壤，勉强维持着买卖。

“我踩到蛇了！”

从寺院回来的路上，我们把车停在了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，我一边喝冰咖啡，一边若无其事地说道。小菅听完吃了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！”

“那蛇后来怎么样了？”他叼着烟卷，慢慢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秃顶。

“之后就走了。”

“去哪儿了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西斜的太阳慵懒地照着午后的休息室，窗外不时传来远远近近的汽车声。愿信寺的住持似乎对古董很感兴趣，家里

到处都是陶都信乐、志野等地出产的陶瓷和古旧的陶瓷架什么的。关于它们的由来，住持跟我们唠叨了三个小时，即使和住持长得很像的大黑夫人送来荞麦面的时候，他的话也不曾停下。大黑夫人招呼我说：“尝尝我们的荞麦面，不吃就要坨了！”但住持就是说个不停，我不知道这么吃面会不会惹人不高。小菅可不管这些，“嗯嗯”地点头应着，一口气把荞麦面吃了个精光。我也想学他的样儿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碗里的荞麦面就是一丁点儿也没下去。好不容易住持说完陶瓷了，我赶紧拿起面碗，刚打算把面往嘴里送，住持又聊起荞麦面碗来了，接着又讲到了筷子、茶杯、放茶杯的茶托、搁茶托的桌子，还有我坐的垫子用的布料，似乎所有的器具都有一段故事。

住持的絮叨还远远不止这些，接着他又说起了江户时代被斩首的罪犯，因孝发财的男子，在选举中获胜当上镇长的能人，原来显赫一时后来潦倒住进窝棚的败落者，天性卑劣、最后自食其果被火烧伤的女人，从地里挖出金币的狗，因为发明病人专用水壶而一举成名的寡妇等等。好不容易听完，小菅若无其事地从货车后面取出两百串念珠放到了住持面前，收下货款，然后很仔细地撕下收据。收据上面用毛笔写着大写的金额，香奈堂所有的文书都是西子亲手用毛笔写的，她的毛笔字也是一绝。

“香奈堂老板，你听过蛇的故事吗？”住持一边收起收据

一边发问，这时大黑夫人进来了，好像是叫住持去做法事。

“最近蛇真多啊！可能因为我们这里到处都在开发土地，蛇没有了去处，只好挤到寺院里来了吧。”住持在小菅和我面前，一边脱下黑色袈裟，一边继续刚才的话题。

“蛇可是会变幻人形的哟！”

套上青色袈裟，戴上金色帽子，住持露出一副像吃到酸东西的表情，笑了笑。我们向对方深深地鞠躬道谢之后，大黑夫人把我们送出了寺院。因为住持提起来，我才向小菅谈到蛇。

“真田，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蛇？”

耳边传来自动卸货卡车的喇叭声，听起来很像轮船的雾笛，让人觉得好像身在海边的休息室里一样。

“是一条中等大小的蛇，非常柔软。”

小菅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又用手摸了摸光光的额头，离开了。他上车后打开收音机，开始播的是股市行情，接下来是葡萄牙语讲座，我一路听得昏昏欲睡，把蛇的话题忘到了九霄云外。等我们回到香奈堂的时候，收音机里正在播英语讲座。

晚上我穿过绿野公园，回到家里，发现屋子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而地毯上坐着一位五十岁上下的陌生女人。

我怀疑她是那条蛇变的。

“回来啦！”女人向我打招呼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“啊！”我应了一声，接着女人站起来走到我的小厨房，打开锅盖，立刻香气四溢。

“比和子，我煮了你喜欢吃的手捏米粉团！”说着，女人高高兴兴地在餐桌上铺上桌布，摆上碗筷。

她很自然地摆弄着碗筷，将其放在我日常坐的地方，客用餐具和私用餐具一点都没有弄错，好像她在我家住了很久似的。转眼之间，桌上已经摆好了手捏米粉团和扁豆炖菜、豆腐渣、生鱼片。接着，她拿出杯子，打开了啤酒瓶。

“干杯，偶尔也来干一杯！”说完，她就坐到了我身旁。我顺从地同她干杯，啤酒灌进嘴里后，更激起了喝酒的欲望，杯子里的酒很快就喝干了。看女人的表情，她似乎想给我斟酒，但最终没有这么做，难道她知道我讨厌别人斟酒吗？

“真好喝！”说完，她给自己的杯子斟上了酒，于是我也给自己斟满。没过多久，酒瓶空了。

“我已经提前冰镇了两瓶！”女人边说边往碟子里夹手捏米粉团。

虽然我觉得有点恶心，但是女人做的手捏米粉团看起来确实不错，于是我也往碟子里夹了一些。她一口接一口吃得很香。

我用筷子捅了一下米粉团，里面的汁水就流了出来，让人食欲大增。一尝之下，那味道几乎和我自己做的一模一样，

于是我也大吃起来。接着继续喝啤酒，然后开始吃扁豆，又喝了些啤酒。但生鱼片我却碰也不想碰，因为一想到那是蛇做的，总觉恶心得难以下咽。但女人似乎毫不在意，自个儿蘸着酱油和芥末大口大口地吃着。

“下班很晚呀？”

“今天去甲府了。”我本来不想回答，可能是啤酒喝多了，一不小心就说了出来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我问她。

“啊，我是你妈妈呀。”女人很自然地回答，说完走到冰箱那儿，又拿出了一瓶啤酒，用起子“哐哐”地敲敲瓶盖，把它打开，接着给我们俩的杯子均匀地倒上了啤酒。啤酒上面涌起了厚厚的泡沫。

“啊？”

我的母亲明明还健在，一直在老家静冈生活，父亲也是。两个弟弟一个在当地的大学学习，一个还在上高中。母亲长得非常“大众化”，和电视上常出现的母亲形象差不多。可这个女人长得却很像西方人，脸部有轮廓，睫毛长长的，颧骨很高，眼角和嘴边的皱纹让人觉得她的皮肤很薄。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担心起家人来，赶紧起身给家里打电话。电话号码记得不太清楚了，连续拨错了两次，就像我常常梦见的那样，想打电话却总也打不通。

“喂喂！”打到第三回，母亲终于接了电话，在电话那头说：

“啊，原来是比和子呀。”

“喂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想问问您身体还好吧。”

“挺好的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很好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我不太喜欢打电话，只是偶尔在星期日给家里挂个电话，家里人也知道我这个脾气，每次打电话最多不超过两分钟。

“爸爸他们也都挺好吧？”

“没什么不好的，都是老样子，为什么忽然问这些？”

“只是问问。”

这样含含糊糊的对答中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女人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只顾着狼吞虎咽。

等我回到饭桌上，饭菜几乎都吃光了。女人开第三瓶啤酒时，脸上已满是红晕。

“比和子，你为什么辞职不做教师了？”

女人不再吃菜了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问。她的口吻很像母亲，我的心似乎也开始柔软起来。虽然还是觉得被蛇这样问有些毛骨悚然，但我想，反正已经习惯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家伙了，回答一下她的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“因为不喜欢。”

“不喜欢什么？”

“教书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会是真的吧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”

女人又喝起了啤酒，喝完再把杯子斟满。这时，她的手臂上起了层鸡皮疙瘩，皮肤显得更薄更白了。

“也许是觉得太疲倦了。”

虽然以前的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不多，但我总觉得他们可能有许多要求，常常会给他们一些其实不需要的东西。我总是弄不清自己给学生的是否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，这种烦恼让我筋疲力尽，渐渐失去了教书的心情。

“我去睡了。”

女人忽然说道。她没有收拾碗筷，就爬到屋里的一根柱子上，缠在上面。不知她是怎样做到的，只见她的身子开始逐渐变细，紧紧地贴在柱子上，滑溜溜地往上绕，一直游到天花板上。在天花板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她不知不觉又变回了蛇的模样，蛇闭上眼睛睡着了，像是一条画在天花板上的蛇。

后来，不管我怎么叫它，甚至拿根长棍捅它，它也不动。

第二天早晨，那条蛇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同一个地方。我有点不太放心，但到底没把它扔出去，让它继续在那儿睡着，就去香奈堂上班了。

到香奈堂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小菅打开卷帘门。远处传来枪声。

“是声枪。”我还没说话，小菅就说，“真田你知道吗？”

我说不知道。于是小菅就给我解释什么是声枪，好像是一种为了驱走庄稼地里的小鸟，使用时只会发出爆炸声的枪支，一般长约八十厘米。

“刚到这里开店的时候，会有野猪跑进庄稼地，那时候的枪声比现在密集得多，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咚咚响。”

小菅自嘲说，他从小在城市长大，没有听到过这种枪声，刚开始还以为是西子的前夫追来，要朝自己开枪呢。接着又说，虽然到这儿开店的时候，西子离开京都的家已经三年了，可他心中总是忐忑不安。说着，小菅叼起一支没有过滤嘴的烟卷，却没有点火。

我说：“我还以为是演习的声音呢。”小菅露出不解的表情。

于是我又补充说：“自卫队啦。”小菅叼着烟卷，嘴形像是在说“哦”，烟卷贴着他的上唇，上下移动着。

“原来你是说军事演习呀。演习很重要。重要重要。”听

了小菅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好扭过头去。

“重要重要。重要的是出租的保险箱……”小菅开始小声地唱歌，这歌好像在哪儿听过，只是我一下想不起来了。声枪发出的砰砰声又持续了好一阵子。

走进店里，觉得很冷。今天西子没有来，她偶尔也会休息一天，我猜她今天一定是在家休息了。西子的大脚指头疼，好像得了痛风。我学着西子平日在店里的样子，掸了掸商品上的灰尘，在店门前洒了洒水。小菅只喝西子沏的咖啡，于是我沏了两杯日本茶，最后坐到柜台前。没什么事情可做，只好喝茶。

如果电话铃响了，我就接电话，然后再做一会儿记录，检查一下库存情况，一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。等到从外面跑业务回来的小菅开始喝第三杯茶时，太阳已经西下。我一个人看店时，偶尔也会想起家里的蛇，一想就忍不住思绪纷飞。只有一次，有个宵泉寺的住持打来电话，好像说了“蛇”这个音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其实他说的是“麻衣”，他嘶哑的嗓音让这个词听起来很像“蛇”。可是，小菅一回来就跟我谈起了蛇。

“真田！我跟你讲，那条蛇……”小菅一边记着账，一边说，“要是到了你家的话，把它赶出去！”

“把什么赶出去？”

“就是那条蛇！”

我抬头看小菅时，发现他也看着我，那表情似乎在说他

已经知道那条蛇到了我家。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无论如何都不行？”

小菅坚决地说了不行，又开始唱早晨的歌：“重要重要……”  
我不知道他此时的心情到底是悠闲，还是焦躁，也许两者兼有吧。后悔今天没有好好想想怎么处理那条蛇，一整天都不紧不慢地打发时间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到底在什么地方听过小菅唱的歌了，之前车站前的信用金库制作游行花车参加当地的节日活动，当时花车上播放的就是这首歌，记得磁带里一直播放着这句“重要重要……”，花车前行，乐曲飘荡。香奈堂即使到了节日也不休息，我坐在店里，拼命想阻止乐曲飘进脑海，可这句“重要重要……”还是顽固地留在了记忆中。

“把蛇赶走！”

“真要这么做？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。”

“赶得走吗？”

小菅没有回答，只是用手掌摸了摸额头，把钞票收进麻布腰包，锁上收款机，朝着玻璃柜里的佛像念了两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然后关上煤气开关，把盛盐的盘子<sup>①</sup>放在盥洗室

---

①商家求吉利用的东西。

旁边，最后拉下卷帘门，关了灯。

“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何要这么做，只是觉得生命无须承受本不该承受的东西。”尽管他这么说，我却觉得，哪些事情必须承受，哪些事情不必承受，如果不去尝试，是根本无法分辨的。但我没有对小菅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我脑海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念头：蛇还在家里吗？兴许已经走了吧？那条蛇似乎已经占据了 my 思绪，我想着想着就走进了家门。

进门一看，蛇还在家里，只是又变回了女人的模样。

“比和子回来啦。”她主动向我打招呼，让人觉得她这样做似乎已经很多年了。

“嗯，回来了。”我答道。

女人没再接口。我径自去洗澡，然后洗衣服。我不习惯在女人面前脱衣服，只好在窄小的浴盆里换了衣服，还没完全擦干，就穿着睡衣出来了。她见我出来，立刻开了啤酒，招呼道：“快来快来。”

我本想拒绝，但是一看见啤酒就忍不住喝了一杯，喝完又夹起了菜肴，接着再给自己斟了一杯酒。看见我这么做，女人似乎放松了许多。

“喂，还记得吗，比和子？”女人的眼角已经红了，向我搭讪道：“还记得你以前从树上掉下来的事吗？”

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么回事，可女人还是接着往下说。

“邻居阿彦过来喊我说，你们家比和子掉下来了！我大吃一惊，吓得浑身瘫软。”

女人看着天空，声音提高了许多。

“我赶过去一看，你已经坐在了树下。我问你有没有事，你说怎么会没事，可真符合你的个性呀。”

我绞尽脑汁，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发生过这件事。

“你不会认错人了吧？”

“不会！我是你的母亲，绝不会弄错！”

“我母亲现在在静冈！”我有些恼了。女人却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。

“你说的虽然不错，可我也是你的母亲。”

“你疯了！”

“我知道许多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打了个寒战。

她的皮肤滑腻柔嫩，散发着光泽，越发像蛇的样子了。这时，我忽然觉得对她有些愧疚，似乎以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感觉，只是想不起具体是什么时候了。她的眼神充满慈爱。“比和子，我可把你看作珍宝哟。”

女人说话的声音很柔。随即她又变成蛇的模样，游到了天花板上，一动不动。无论怎么推，怎么拽，她都纹丝不动，像是画在天花板上的图案一般。

我想尽量离蛇远一点儿，就把被褥铺在墙角。原以为会难以入睡，结果出乎意料，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，晚上也没有起夜。

“真田，今天你的声音好像小了点。”

我正一边喝茶，一边整理记账单，西子站在我背后说道。可她明明刚到店里来，根本没有和我说过话，不清楚她怎么知道我声音变小的。西子以前常这么说，比如，她早晨刚到店里，就说我昨天吃多了，说我今天一天都闷闷不乐之类的。她的话常常会应验，我今天的声音确实微弱无力，眼睛都睁不开。

“早上好。”我回过头去向西子问好，她笑了。

“看，果然声音变小了。”

小菅回来了，动静很大。发出声响的是他手里的行李，上面盖着布。他把行李放到陈列架的玻璃板上，揭开布，是个箱子，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西子问。

小菅把手放在嘴上：“嘘，就是那个。”

“啊，原来就是那个东西呀。”

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，一边整理记账单，一边偷偷地留意背后的动静。接下来他俩也没再说什么，我只闻到小菅抽烟的味道，听到他的叹息。